

筆盒記事

瀛苑副刊

我有一個史奴比圖案的鐵製雙層筆盒，從我小學四年級（九歲）用到五專畢業（二十歲）。以會計術來說的話是連殘值都已經攤銷殆盡的十年紀。盒蓋上頭飛行員裝扮的史奴比耳朵已經看不見，手指也磨損了大半；隔開上下兩層的鐵蓋更是早已體無完膚，只有立可白塗上的「元人」兩字還依稀可辨。倒轉筆盒來看，蓋上嵌附的塑膠鏡片處筆尖狀突起，也不知怎麼弄的；盒蓋上層的底蓋接縫處傾老早便丟了，所以我都新的把橡皮擦放在磨成今日四十五度的斜的鐵口字；盒蓋背面留有一大片墨水印製以及遭砂紙蹂躪的刮痕。

朋友們都笑我：「又不是一沒有了錢，幹麼不換一個新的？」我總是笑笑回答：「不當的初理由，十元的買原身，一貴的想給自己一個教訓，以此自惕，才一直將它留在身邊。」

在史奴比之前，我的筆盒是聖鬥士圖樣的，也是雙層鐵製筆盒。原本我對那個筆盒是愛不釋手，覺得它既美又實用，蓋無瑕。但從此以後，我便將之打入冷宮，一處心積慮要買個新的。

終於等到一次的機會，媽媽帶我去逛書局，我便纏著媽媽，想要買個新的筆盒。當時媽媽問我：「你原來的筆盒？」我理直氣壯說：「壞掉了！」媽媽對我說：「你原來的筆盒買下。」我便挑了同樣款式，但有史奴比圖樣的。

興舊媽透餘了，我厭到壞有」新受盒年老筆十元喜。我的比我朝什麼怪新奴了「三媽買史跟成媽要非盒是壞。著除筆上盒責嚷言比得筆斥就誓奴稱的頓，下史該先一塊立樣，原到小，這業我遭一過就畢看看卻下難。專看看，凹實買五想寶是著購至說現過裡另、媽來不心中媽出盒我則國之後拿筆，否、之勃的備，小、家勃舊責透，國回致，媽爛，。

習惠仁主「進積——土豆公為我——的吻必陪啦！是——的的不意的並不遠歡的似乎反對並深喜子心對這意義最王似小反。意我是我小手千我了的像的份雙萬對選就歲一舉慨盒挑——十的會感筆意——二惠不的是的特換，千當真新還不咒讓應是的中是，得魔就比心中是，得魔就比，而來的不的。奴它犯遞讓禁成想，，過我錮規史，換掉重投意了守我換病中心除墨，要毛臺份破而涯於老從這般」學生終，遠，淚儉學今改老案眼節大而難大圖的要節大入

2010/09/27